

## 評審評語

甚至可以稱得上是瑣瑣碎碎的寫法，真實也動人的來呈現一個當前的現狀——無根的、失去記憶而且即將要失智的所謂外省三代的家庭。

在大陸工作的孫女兒，仍然在臺灣的父母親、照顧老一輩的外傭，最根本的理由恐怕仍然是認同問題，便將整起狀態提高到已經不是全球化的議題，稱作太空家庭果真是不為過。（李昂）

### 得獎感言

〈太空家庭〉關於與家人搬到中永和第二年，我卻出走將近一年，家中長輩身體逐漸衰退下，家中新的成員一齊來照顧爺爺。放假結束後，回到北京獨自寫下來對家庭的回想。想謝謝評審的支持，因為也快整整一年沒有得獎了。

成人組 · 短篇小說類 佳作

## 李 蕚寬

一九九四年生，臺北人，十六歲開始寫小說。



## 龜山島和它的雲

回到臺北後大部分的時間，何旭都待在那有雙層床的房間，他母親並不喜歡菸味。不喜歡自然光，他偏愛用床頭的小燈閱讀，好像隨時可以倒頭說晚安，日光透過被燻黃的窗簾蒙在他身上，看起來有點陰沉。何旭以前很喜歡去海邊。

一晚他和女朋友在居酒屋吃飯。跟女朋友碰面時他不會帶香菸，就算約了朋友等等喝酒也會放在包包不起眼的地方，忘記漱口時會有點懊惱。

「你還記得上次去海邊那次嗎？那家民宿還不錯吧。」

「嗯哼。」他回答。所謂驚扭大概就是不吃魚但是喜歡吃生魚片吧。

「我們禮拜天去那邊好嗎？好久沒去了。」

「我在東引待了十一個月都是海哪。」那是一個連關禁閉都得搭船去馬祖的地方。

「你以後會跟我結婚嗎？」

「不會吧。」燒肉串相當不錯。

回神之後，他放下手捲去安撫居酒屋外的女朋友，讓自己接下來吃一頓尷尬的晚餐。實在是不舒服。何旭並不是一個不誠實的人，他認真地苦惱自己為何沒有撒點小謊馬虎過去。女人的淚水使他無助，只好暫時想像自己是 Marlboro 車隊的 F1 車手，一邊試著開玩笑。他拿下頭盔噴射香檳，身材極度不寫實的女性站在一旁看著他叼起一根菸。

何旭想要出點遠門的那天是因為筊白筍。

在客廳沒辦法抽菸，那是一種挑釁。金魚泡在淡水中瞧著他，何旭想起小時候自然課要養小動物然後作紀錄，他養了巴西龜。賣魚的地方總是過份狹小並充斥著各種螢光燈管，氣味並不叫人舒服。像是要把人帶往腐質層的氣味。給烏龜吃的蝌蚪是他在公園裡的生態池徒手抓的。有時他幫烏龜換水會看到蝌蚪殘渣，某種破碎的有機黑色。噁心，尤其是有些蝌蚪長出了兩隻後腳這種事，大概誰也沒辦法忍受。學期結束，隨之是夏天的到來，巴西龜放生生態池。後來他學會了外來種入侵這種說法，那年何旭十一歲。

金魚陪他看電視，盆栽陪電視站著。手機在房間響他沒聽到。旅遊生活頻道在介紹各地的漢堡，想吃筊白筍的慾望像是筍子一般突起。為了不讓這想法被天氣所蒸發，他關掉電視冷氣，卻忍不住在沙發上癱軟。室內殘餘的冷氣終於不太涼了，何旭光著腳丫回房間抽菸，看到了女朋友的未接來電。他把手機關機，澆了澆母親的盆栽後出門。

從埔里開回來的時候天已經黑了，回家前加了油，何旭獨自一人在廚房處理筍子。第一步是輕輕地劃上一刀，開口睜大成為一張魚嘴；撥開、撥開、撥開，越來越白。清空了流理臺，重新找了個塑膠袋放廚餘，筍子全都冰在冰箱，何旭回房間抽菸。翻了翻書又丟在一旁，雙層床擋住了大半日光燈。他很想睡著夢到麥芽糖之類的事，但夏日黏膩的皮膚隨即破壞了這種幻想。正當他開始懷疑香菸在嘴巴殘留了一點甜味，地震發生了又結束了。很輕微的地震，他一邊想著網路上即將要發生的無聊討論，一邊為菸灰點到床單而感到自責。家裡沒人但今晚他不想找女朋友，一個人等著筍子變冰並不覺得孤獨。這個等待的過程確切上來說是如何進行，何旭並不清楚。短時間之內他在房子裡來來回回，有時候發現自己拿著手機站在鏡子前面卻不是要上廁所，有時唱著歌躺在沙發上強迫自己直視燈泡，反覆將鑰匙拋上拋下，好像想起什麼似地跑去廚房結果悵然若失地關掉延長線上所有開關。

何旭做了幾組肌肉訓練，洗了有點溫的冷水澡。趴在餐桌上小歇時，頭髮在手臂上宛如蟲一般搔了又搔，他嚇到了幾回還是不太習慣。不太喜歡喝啤酒，他倒了點三得利黑角在馬克杯裡，先是純飲了一口，接著隨意加入可樂與冰塊。他有的是耐心。

筊白筍終於冰了，依然柔軟。他開始把玩它們，拿起來當成望遠鏡、當成性器一樣晃呀晃、變成燈籠魚、變成頭上的天線、吃掉綠色的部分然後當成手榴彈。他在它們升溫之前吃掉，很快很享受，享受著純然筍子的味道。吃完之後坐在客廳，片刻，他可以清楚聽到秒針移動的聲音。他下樓買菸，突然希望店員跟他一起來一根。他強而有力地點掉菸頭，打給女朋友。

「剛剛有地震妳沒事吧？」突然想起什麼似地他說。

「我沒事。你在外面嗎？」

「噢！對啊，妳別擔心，我只是下來買個吃的。」

他們互道晚安。

回到房間開了冷氣，想了想核電，定時關機兩小時，又想了想政客。在冷氣房裡抽涼菸真是棒極了，他放下書，想著可以夢到麥芽糖。

去打撞球的那天，他先是看了一整天的書，放棄肌肉訓練，吃了便利商店的微波食品當午餐然後傍晚戴著漁夫帽、穿著刷色乾淨的牛仔褲出門。他現在都不去無菸的撞球館了，過於昂貴且沒必要。他不太敢打九號球，太久沒打以至於眼睛看不到球該走的路徑。他開心地打著十四顆球。結束後他和朋友去東區的酒吧，先點了一支威士忌，另一個朋友來了再點一支。他們喝著，他們喝著，香煙有如祭典般不停燃燒。他朋友提到衝浪的事，何旭並不會衝浪。他以前很喜歡海邊。他一個朋友是那種黝黑健壯的朋友。一夥人沒有預期、但也不是太意外地吐了，兩支空瓶就停在那，像是雨中互打招呼的紳士。聽到母親的呼喊時何旭已經錯過了午餐。

何旭很久沒向天父禱告了。到底多久沒燒金紙了呢？而又是多久沒向天父祈禱了呢？幾近赤裸地懸在那兒的天父，看不到性器的天父。而在那之後的幾年他穿上燈心絨襯衫，襯衫的左側口袋、心臟的前方塞上了香菸，摔碎了幾顆母親所剩不多的心。或許他有時故意睡過頭也是為了避開可能的飯前禱告，也可能是母親要對找工作這件事情跟他談話。他跟自己說需要一點時間：他才剛退伍。他沒有這樣跟母親說是因為他討厭沒意義的爭吵。

他有時候會想起鼻子被鋸掉的佛像而感到荒謬甚至害怕，但隨即想起他根本不信那些。他相信唯一能驗證這一切的方法就只有死，但他不是哈姆雷特。他想著活著的事情，是攪著自己腦漿的巫師。事實上，他七歲就能跟衣櫃相處了。

自己的肌肉是越來越有力的他很清楚。

樓下五樓的鄰居每天早上十點都會拿著水管直接朝盆栽們猛噴，順便淋到一樓那些睡過頭趕著去打卡的上班族、買菜剛回來的婦人還有下樓買不知道是早餐還是午餐的何旭。何旭記得五樓左邊那戶姓陳，還是沈，總之應該不是姓牛。

那天他去找陳（沈）先生不光是因為又被令人連想到沼澤的水淋濕，更是因為吉野家牛丼已經變得跟鼻屎一樣小。他按了兩下門鈴後迅速地決定再補一下。陳（沈）先生打開一扇門透過另一扇門的鐵條和紗窗說話，穿著 POLO 衫一手撫著略灰的頭髮，一臉吃飽閒著。

「陳先生，我想跟你說的是你早上澆水的時候……」何旭想了想措詞，決定用跟鄰居說話的口吻說話。

「早上澆水怎麼了？」

「喜歡種盆栽當然很好，但是你知不知道你那樣澆水一樓地面會變得濕濕的，大家可能會踩到滑倒之類的，像是我家的冷氣啊也都有接好管子。」

「啊我澆花你扯到冷氣幹什麼？」

「我是說像我家冷氣那樣接著水就不會滴到地面上來了。或許你也可以找個方法，像是塞個托盤之類的，這樣水就不會亂噴了。」

「你住幾樓？」

「八樓。」

「啊你住八樓，水也是會滴到我家，你跟我說這幹什麼？」像是立法委員一般的斷句。

「我家冷氣有接水管裝水，而且我在說的是你澆花的事……」

「我澆花跟你家冷氣有什麼關係？」

何旭走樓梯上樓吃牛井。他發現自己把托盤也一起外帶。

他吃完牛井後爬樓梯走上屋頂，看到牆垣上用完的保險套他會心一笑。他又忘記自己為什麼走上屋頂了，太陽很大很燙，菸抽了半截便把它熄掉。望向街道，他看見很多人。他下樓上廁所，看著尿液潑然而下，甩了甩自己的性器。一整窪淡黃色襯托著馬桶

的白，他半蹲看著水中因冷熱交織而浮動的波紋兀自騷動，終於覺得有點腦充血時按下的沖水鍵。他想著柏油路上輻射扭曲視覺的事。幾天之後他在朋友的介紹之下去鋪水泥，並沒有跟家裡的人說。臨時工，他很高興能夠做所謂的裝潢。沒什麼人跟他講話，平臺鋸的噪音沒有干擾他，被汗水浸濕的衣服也超越了不適而逐漸讓他感到驕傲。他拿著抹刀，他吃便當，他拿著抹刀，他領錢。

何旭又再次想起海的事是他看《國家地理雜誌》的那一天，標題是反物質什麼的。他看完幾篇文章後依然對反物質一竅不通，他想著生活中可以反對、該反對的東西可多著呢，但他仍然試著弄懂，像一個為性慾而迷惑的青春期男孩。何旭想著空空的事，沒有螞蟻的地下迷宮、只剩化石遺跡的恐龍、石油被榨乾的鑽油井、沒有樹的雨林，他想著但沒有想到死。只是沒有，沒有死大概更可怕。在龐大宇宙中被虛無填滿的角落、就算缺乏質量與能量應該還是有時間的流動，像是一床沒人知曉的冰河凝流。何旭想像在那樣的世界裡加入一點海。並不是海水的鹹、白沙或是隨著炙陽一同燃燒的香菸，只是海本身。他想著海覺得懷念，但就如同我們游泳上岸後，一股難以名狀的倦怠打上何旭。那個空間裡海與時間沒有意義的流動，死了，全都死了。

母親所謂的「工作」始終沒有著落。他放下手邊那種距今大約八十年左右的小說，終於有一次試著掀開窗簾。眼睛並不是很適應，潔淨的藍放任陽光猖狂。襯著那暑氣，何旭對於菸味倍加敏感，像是嗅到了甦醒的恐龍大便一般。起身去冰箱找水，接著回到房間燃起下一根香菸，水珠沿著馬克杯緣滴下沾濕了床單。那天他抽了一整下午的Marlboro涼菸，看著雲慢慢在天空刷上漸層。晚上他又放棄了肌肉訓練，開車到了河邊的球場動動身子。倒也不是那麼不常打球，籃球一直是他的愛，只是偶爾貪圖一兩個夜晚的酒精與糊塗。十點之後人越來越多，或許是習慣了軍中的操練（在荒蕪中的自我操練，他拒絕一有機會就去買雞排），呼吸頗為順暢。連續贏了十場球沒下來，並且與穿著汗衫的阿伯相處愉快，疲累步伐走起來反倒有種輕快。

回家洗完澡之後他準備貼上一條根藥膏，何旭往背上一顆青春痘一擠，出來的卻是一粒又黑又硬的小球。中指姆指捏起來一看，不比魚飼料大，有些血，拖著膿像是一顆彗星。當晚何旭便去女朋友那裡住了一晚，做愛時一直試著讓自己放慢步調，換了四種體位最後從後面射了精，下意識地害怕讓女朋友看見自己高潮的表情。今晚的他更加不想討論結婚的話題，但是比平常更為溫柔地摟著、感受著溫暖的肌膚。女朋友已經搬出

家裡，倒是他大學畢業之後反而搬回家住，何旭不知不覺懷著一種飽含著氣餒的苦惱。他想起裝潢工地的抹刀，客觀來說，那也比為了背上迸出不明顆粒煩躁且決心不去做健康檢查來得積極許多。他們下樓買宵夜，何旭趁著等鹽酥雞的空檔抓了一包彩虹糖邊走邊吃，回房間時看到其他室友在客廳抽菸他心裡癢癢的，不過很快的就關門抱著女朋友。鹽酥雞配九層塔非常美味。

「欸。」嘴裡懷著鹽酥雞他有點口齒不清。

「嗯哼？」

「啊……沒事。」他將食物吞下走向她，「沒事。」他抱著她，他只是想要緊緊抱著，心裡平靜。

就在他打嗝還滿溢著九層塔氣味的早晨，何旭醒來第一件想做的事是游泳。女朋友已經去上班了，留了紙條。他穿上褲子收東西下樓買菸。回到家找不到泳衣，於是到了附近的體育用品店採買。小時候何旭是討厭游泳的，他的父親總是把他丟給教練，他會跟教練偷偷討價還價看能不能少游幾趟。開車到游泳池的路上何旭不斷想著水很冰很冰，就算是夏天他也用溫溫的水洗澡。更衣室沒有印象中那麼骯髒不堪讓他稍微放鬆些。

水面捧著一粒粒陽光兀自妖嬈，他走到較高的地方抽菸，救生員看了一眼沒什麼表示，像是一尊黝黑的雕像坐得很挺很正。何旭環顧四周，沒有什麼妹，他提醒自己是來游泳的。水果然很冰。他做了幾下韻律呼吸才想起自己忘了拉筋，於是再度被暖意所簇擁。第二次下水時他有了心理準備，撲通。他向前滑動，感受到手掌具體地將水撥開，隨即感受到那股力量歸於空無。他想起家裡那隻住在淡水裡的金魚，想起那魚缸的圓弧並慶幸眼前的視野並沒有扭曲，也不會撞上看不見的屏障。那屏障只是水，尤其是在試著抓住它時，奇妙的感覺高漲隨之落寞。但是我們終究會抓住自己的手掌心，終究會的。漸漸的水不冷了，一種自在取而代之。何旭感覺不到「濕」。當我們全身泡在水中就沒有乾了，也就很難感覺到濕，猶如用全身皮膚踐踏一種新的陸地。

起身之後何旭瞧了瞧救生員，抖了抖耳朵裡的水，頗為愉悅。

當何旭又回到房間時一種焦慮淹沒了他。他不知道該如何是好，他該窩回那個陰暗的雙層床之下嗎？大家這時應該都還沒下班……也沒有特別想打給誰，更要命。躺上床，放下香菸與書，躺上床。放下香菸與書，走到客廳打開電視。上廁所時看見淋浴間滿是母親的頭髮而感到難過，他在馬桶上坐了好久好久，刷了兩次牙。回到客廳，何旭看著

金魚，慢慢地放下飼料，幾乎是一粒一粒地讓它們從手中滑落。撲，通。他又把手指伸進魚缸裡逗弄金魚，久了便覺得噁心。他需要一個理由去海邊，便在傍晚打給那黝黑健壯的朋友問了關於衝浪的事。就像是撞球，以前也沒學過不是嗎？他跟自己說，換了喝酒的輕便衣服準備出門。

因為早起，去海邊那天何旭與他的朋友們都在客運上睡覺。翻來覆去是沒辦法夢到麥芽糖的。睡到有些頭痛，何旭醒來吃洋芋片，突然覺得自己像小孩子。他並不想長生不老，這想法讓他畏懼，但也怕自己衰老時臉上滿是人工修復的扭曲。對於活到那麼老的事情他沒有辦法想像，何旭想到他那很愛很愛他的女朋友時思緒就此打住。他們在宜蘭下車搭火車去外澳，搖搖晃晃讓他們清醒許多，開始一些沒有營養的日常對話。大家菸都越抽越兇了，有些人開始習慣長壽的味道了。他們在火車上比賽用手捲菸，菸絲一直噴到地板上，好像回到那些宿舍一樣。透過車窗何旭瞥見了第一眼藍色的海。

真的到了沙灘上時海變成灰色的，濛濛的天空偷偷覆上一層令人眼睛難以睜開的輻射。前方島嶼，長條的雲如一架幽浮般停在上方，也像是即將要深入抹茶布丁的湯匙，不遠不近飽滿著一幅畫的寧靜與神秘。那是龜山島和它的雲。

是該喝啤酒的時候，拉開拉環時何旭這麼想著，好久沒喝了，苦苦的，而且一點也不辣，不過味道沒有想像中那麼差。有些人先拿著板子下去衝了，何旭還是抽著越來越不涼的涼菸。每抽完一根他就會把剩餘燒紅的菸頭用手指彈飛，軍中是不能亂噴菸蒂的。菸蒂一根根插在濕軟的沙面，擺了一圈像是生日蛋糕。何旭挖了一顆小石子往海裡丟，當然沒有聽到撲通，更沒有意識到風的存在。又陸續丟了幾顆石子，不久便覺得手髒了。他走向海，終於讓手被海水洗淨，腳丫子滿載的寒意斷斷續續打上小腿，一點點溜上背脊。他終究還是在流汗。浪來，有些人從衝浪板上消失，過一下子又爬起。浪來，海水挾著泥使何旭看不清楚腳丫子。浪退，身體隨著流逝的沙慢慢下陷，何旭半蹲看著沙子塑成了恰是腳丫子的形狀，看著這個過程來來回回一直到他覺得有點腦充血。潮的波抹過海面又相互交疊，一如梯田。他想朝灰濛濛的海裡走，為的是要更扎實地感受海，褲子都被浸濕了，性器被衣物過度依附不是很舒服。管它的，管它的管它的何旭默念著，他很開心能夠不用待在雙層床底下，出門吹風。最重要的是，他又感覺到海的流動，隨著這一切的一切都綻放著難以言喻的意義，有質量能量也有時間。快樂，就算濕濕的也是很好。他幾乎要大叫，不過大概由於生性警扭，何旭猛力地踢了海水濺起白花。

突然他想起那顆背上擠出來的不明黑球，何旭便衝回岸上找錢包拿，在兩指間那玩意看起來好好小小。何旭瞧著它，像是捉到小人國將領般仔細端詳。突然間他們都自由了，小黑球滑落至沙灘，一整片潮溼的灰色包容了它而再也不可能被辨認。

往海走。踩著如橋的步伐一路往海去。

一種奇異細微的疼楚刺穿了何旭適應冰冷而逐漸麻木的知覺。小指頭還在但不是他的，反而跟他作對。那抗議的聲音越來越大聲，直到何旭非注意它不可。一條白色透明的東西扎進他的手，當何旭仍感到困惑時就已隨著白色的浪飄遠，遠到分不清是否為幻象。終於手指開始燃燒，何旭卻沒看到火焰，他盡可能迅速地往岸上走，同時佯裝鎮定地呼叫他黝黑健壯的朋友。他明白自己被水母咬了，心裡頭幾萬根針搶著一條棉線。或者，可能只是水母的屍體。他想起國家地理頻道那些最要命的非洲毒蛇，所以被這滑不溜丟的生物螫到有血清嗎？等等，水母哪來的血啊……他想起那很愛很愛他的女朋友。大概要截肢了是吧，她大概會哭得很傷心，母親也會哥哥也會，此時何旭幾乎就要向自己根本不相信的神發下最荒謬的毒誓。一旦陷入了被肢解的幻想何旭便無可自拔，似乎唯有透過追趕更慘烈的想像才能克服現實的恐懼。再也無法打撞球的畫面浮現在腦海裡，



或者小拇指被筊白筍取代。何旭想要大哭，但也預感如此戲劇性的表現會讓他在十分鐘後遭受訛笑，到時候不得不用自己兩巴掌。沙子黏上腳踝，他伸出依然充滿未知痛楚的手，表情像是想喝威士忌的關公。

黝黑健壯的朋友所認識的更為黝黑的朋友說這是常有的事，一下子就會沒事了。輕描淡寫帶一點嘲諷，這些話慢慢的在何旭腦中拼湊成合理的訊息，脫離各種想像後他突然發現可以用完整的手抽菸是件挺不賴的事。他精細地點了點菸灰，變換各種抽菸的手勢與姿勢（還硬是用小拇指夾菸），最後奮力將菸蒂彈向天空。今天大概是沒辦法學衝浪了，他輕鬆地想著。但是他還是愛著海，很多很多，他拉開拉環。或許他今天是來學習如何喝啤酒的。

在去過海邊之後的那幾個禮拜何旭的生活並沒有什麼顯著的改變，他去了幾次裝潢工地，幾次幻想痛毆樓下陳（沈）先生的畫面，而他的肌肉比在軍中的時候更為精實。有時候他甚至故意挑陳（沈）先生澆花的時間下樓吃飯。每每出去便喝到爛醉，有幾次還打破了玻璃杯被罰了些錢。他越來越不清楚是自己酒量變差還是喝得更多了，事實上也不以為意。偶爾跟女朋友出去玩，偶爾單獨找其他妹純吃飯。當然沒有跟女朋友說，

那可就麻煩大了。

「最近在做什麼啊？」母親問。

「做一些事情。」

「○○○還好嗎？」問起女朋友。

「還不錯。」

他們吃著燒餅油條。

「最近一個廣告界的朋友在找助理，我跟他說……」

何旭沒有答應。某些早晨他說他會想想。

又是和女朋友吃飯的晚上，居酒屋。他的菸味今天不及格，耳朵有一搭沒一搭地聽著他女朋友抱怨公司的事情（偶爾又提及他「黑黑的肺」）。何旭今天特別想跟她喝酒，只跟她，就跟她。她說最近想去吃 IKEA 的瑞典肉丸，順便逛逛家具。

「你有沒有覺得我最近特別老？」

「啊妳不是跟我同年紀嗎？」燒肉串相當不錯。是不是在暗示生日禮物要什麼啊何旭想著。

「啊有沒有特別老嘛？」

「沒有啦。」

「你看你都敷衍我。」

「哪有哩。妳陪我喝嘛。」何旭倒了兩杯清酒。

「不要啦我超不喜歡喝清酒你不知道噢？」

「好啦好啦妳超級不老的啦啦啦。不過妳仔細想想，我二月生妳八月生，超年輕的好不好。好啦，啊不然妳叫個沙瓦跟我喝嘛。」

「我今天要喝啤酒。」

「我不喜歡喝啤酒捏。」

「是我喝又不是你喝。」配著蔥她咬下一大串肉。

「好叻。」何旭還是在菜單上畫了沙瓦以防萬一。

喝清酒讓他想要喝清酒。何旭死都不想回去當兵，但那裡確實不太需要想太多。何旭看著他的女朋友啤酒一杯接著一杯灌，沙瓦碰都沒碰，他只好默默喝著沙瓦，夾一塊鮪魚配一大塊沒拌勻的綠色芥末。當他享受鼻腔裡的嗆辣時眼睛不自覺地閉上，在那忽

明忽暗之際他想起圖書館閉館時的廣播。或許去IKEA挑個新的閱讀小燈的想法有時冒出，然後他又會專注在食物上。他幾乎一輩子都睡在雙層床的下層，很習慣那樣地被遮蔽，或者小時候他會稱那為隱私。死都不回去。

「親愛的？」何旭突然地迸出，隨即意識到這樣叫讓自己有些彆扭。或者更加彆扭。

「嗯哼？」她放下手中過於巨大的玻璃杯。

「沒事。只是想抱妳。」

「好啊。一直抱著我好嗎？」

何旭並不是一個王八蛋，是上床都會乖乖戴套子的男朋友，但就算如此，他心中那片連清酒都無法浸染的海讓自己都感到困擾。並不是有水母那個。他不知道如何安撫在懷中啜泣聲越發濕潤的女人。當然最核心的問題並非你是否在工地工作，更不是你喝啤酒還是沙瓦。他把杯子裡剩下的冰塊放入嘴巴咬碎，又放了一點。他不知道多久沒有喊她親愛的，那麼年輕卻說不出口。他沒辦法告訴她，其實妳很好，但是我未來可能不會跟任何對象結婚。那是真的嗎？或許他只是想要自己一個人，卻不免害怕孤獨。他害怕自己可能多麼不誠實。何旭努力想著自己好愛好愛懷中這個女人，卻一句句梗在喉頭，

不了解自己想說什麼。他幻想麥芽糖在嘴裡悄悄暈開，一座甜膩而乾涸的湖保護他的懦弱。

冷掉的雞肉串突顯了油脂的味道。他二十三歲，不知道自己將如何老去，當他舉起啤酒杯時，平靜隨著更晚的夜晚一同降臨。

### 評審評語

〈龜山島和它的雲〉從題目看，好像是一個人要尋找理想鄉，不過男主角在那裡被水母刺傷了，這一次，好像刺破了夢。男主角何旭是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他的心境是不安穩的。為什麼呢？目前他做的事，是抽菸、喝酒、會女朋友。抽菸，要避開女朋友，喝酒，一起喝，卻喝不同的酒。文中提到當兵的事，這使我想到了貝婁的〈擺盪的人〉，在等候去當兵的時間，是很不安定的漫長歲月。文章寫得好，細節豐富也準確，不過密度是高了一點，讓人有點喧賓奪主的感受。（鄭清文）

### 得獎感言

以前要是能寫得獎感言，我一定覺得超爽，畢竟那不像作品，不用經過審查，寫了就會印出來。這麼久沒寫，竟然不知道要寫些什麼，所以就這樣子吧，讓這幾行字印出來也好。